

新馬地區的華人祭孔活動

新加坡國立大學 李焯然

提要：

新加坡和馬來西亞都具有移民社會的背景與殖民地統治的經驗，雖然有龐大的華人社群，但儒學在早期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歷史發展，與中國周邊國家韓國、日本、越南的情況完全不一樣。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歷史上沒有出現過以科學或儒家經典取士的片斷，儒學從來沒有受到官方的認可作為國家的意識型態或取士的標準，更不用說孔廟的建立和官方的祭孔活動。在十九世紀末，民間曾經出現設學堂、建孔廟的訴求。當時新加坡的華人在邱菽園、林文慶等人的領導下，極力宣揚儒學，提倡孔教，在社會上引起熱烈的附應，有學人稱之為“儒學復興運動”。儒家是否宗教的問題，也在當時引起了極大的關注和討論。早期新馬地區對孔學的推展，始於1914年新加坡成立“實得力孔教會”（The Straits Confucian Association），至1949年又改名為南洋孔教會，以宣揚孔子遺教、促進儒家固有道德學術而不參與政治為宗旨。但隨著活動的減少、經費的缺乏，有“走下聖壇、邁入神壇”，將孔教改造為民間宗教的趨勢。

民間教派供奉孔子的，在新馬並不少見，包括立德傳心堂、南洋聖教會、德教會、一貫道、三一教等。它們是屬於三教合一或多教合一的宗教組織，孔子為它們供奉的眾多神祇之一，在中國發源的時候，已經是如此。但近年新馬地區舉辦的祭孔活動，吸引數以千計的群眾，是特別值得注意的現象。

本文嘗試從外緣和文化傳播的角度，探討祭孔活動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發展，從而瞭解儒學在海外華人社會所呈現的不同特色，及祭孔活動在民間“宗教化”的現象。

儒家與儒教

儒學是“家”還是“教”？儒家與儒教有沒有分別？儒教是不是宗教？這些問題是近百年來中國思想文化界的熱門課題。¹有些學者認為問題的探討關係到對傳統文化性質的瞭解，是傳統文化研究中事關全域的重要問題；也有些人認為探討有助於儒學的定位

1 有關討論，可參考任繼愈編《儒教問題爭論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加地伸行〈儒教の宗教性と生命論と〉，見溝口雄三編《儒教ルネッサンスをえる考》，東京：大修館書店，1991，頁51-64；黃進興〈作為宗教的儒家〉上篇、下篇，見黃著《聖賢與聖徒：歷史與宗教論文集》，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1，頁49-88。

及關係到儒學在現代社會發展的方向和命運。苗潤田、陳燕在綜合各家論說時指出：

儒學、儒家是不是宗教？中國歷史上是否存在一個為大多數人所信仰的全民性的宗教（儒教）？這已成為儒學研究及宗教研究中一個值得注意的學術問題。在這個問題上，研究這大致有兩個完全相反的看法。一種觀點認為，儒家是一個有宗教意識、宗教儀禮、宗教組織的社會實體，是中國歷史存在的全民信仰的“大宗正教”、“國教”。就目前情況看，持此論者為部分宗教學研究者，可以稱之為“儒學宗教論派”，他們的意見是應當重視的。另有觀點認為，儒學並不是宗教，而是一種以修己治人、內聖外王為宗旨的學說，中國歷史上沒有一個像西方那樣曾經佔有“國教”地位的宗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中，也有不少是頗有造詣的宗教學研究者，可稱之為“儒學非宗教論派”，他們的意見也應給以充分注意。此外，也有觀點認為，儒學具有一定的宗教性，但不是宗教，與宗教有本質的區別。還有觀點認為，儒學雖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宗教，但具有宗教性教化功能，故可稱之為一種准宗教。這兩種看法介於前兩種觀點之間，可以分別歸屬於儒學宗教論或非宗教論之中。²

有關問題的討論，在不同歷史階段，反映不同時代的特殊環境和訴求。早在清末民初之際，儒學宗教論的觀點在當時便曾引起極大的反響。1904年康有為從歐遊的體驗中認識到宗教在維護民族本性上的作用，就積極主張儒家是一種宗教，在《義大利遊記》中指出不應因為孔子不言神道來否定儒家的宗教性。康有為〈孔教會序〉中說：“或謂各國宗教皆主神道，孔子既不語神則非教主也。……太古草昧尚鬼，則神教為尊；近世文明重人，則人道為重。故人道入教，實從神教而更進焉。要無論神道人道，而其教為一也。……然則謂言神道為教，謂言人道者非教；謂佛耶回為教，謂孔子非教，豈不妄哉。況孔子尊天事帝，無二爾心，明命鬼神，為黔首則，原始反終，而知生死之說。精氣為物，遊魂為變，而知鬼神只情狀。乃執不語神之單文，以概孔教之大道，是猶南洋人北地之有冰雪，而疑其無也。豈知孔子弟子傳道四方，改制立法，實為中國之教主。”³ 康有為的學生陳煥章，曾經留學美國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他的〈論孔教是一宗教〉一文指出，宗教有“人道之教”和“神道之教”的差別，“人道之教”主要著眼於人倫，而“神道之教”則主要著眼於對於神靈的信仰。“孔教兼明人道與神道，故《樂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孔教之為宗教，毫無疑義。特孔教平易近人，而切實可行，乃偏重人道耳。”他也反對將“迷信”的思想稱之為教，或者認為將儒家看作“教”是對儒家和孔子的詆毀的說法。陳煥章指出：

‘教’也者，乃中國一至美至善神聖不可侵犯之名詞。敬教勸學，自古有明訓矣。乃近人不識‘教’字之義，竟以為惟尚迷信者始得為教，不尚迷信者即不

2 苗潤田、陳燕〈儒學：宗教與非宗教之爭——一個學術史的檢討〉，見任繼愈編《儒教問題爭論集》，頁438。

3 康有為〈孔教會序〉，原載《孔教會雜誌》，第1卷第2號，1913年3月。亦見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孔教會資料》，中華書局，1974，頁16-18收。

得為教。於是視教字如蛇蠍，以教字為不美不潔之名詞，遂謬曰中國乃無宗教之國，孔子非宗教家。以宗教家尊孔子實是褻瀆孔子。⁴

1912年10月7日，孔教會在上海召開成立會。陳煥章、沈增植、梁鼎芬、陳三立等成為該會的發起人。陳煥章在《孔教會序》中說：孔教會“以講習學問為體，以救濟社會為用。……宗祀孔子以配上帝，誦讀經傳以學聖人。”1913年該會印行《孔教會雜誌》，並將會址遷到北京，當年9月27日在曲阜召開孔教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推舉康有為為總會會長，而陳煥章出任總幹事。⁵當時的孔教會希望以一般的宗教的結構形式來積極對儒家進行儀式化改造。如按照宗教的組織方式制定教規，設立專門的人員進行活動。如陳煥章就制定了極具宗教色彩的〈孔教會教規〉：

一曰：祀天、祀聖、祀祖，以崇三本；

二曰：念聖、念經、以斂五福；

三曰：致中、致和、以立一貫；

四曰：出貨、出力、以行大同；

五曰：養名、養魂，以至極壽。⁶

清末民初孔教活動的失敗，自有其政治及時代因素。對孔教會定位為“辛亥革命後一個搞反革命復辟活動的社團”⁷，也是不同時代環境的政治考量。探討儒學內部是否包含宗教特性，抑或中國近代以來鼓吹儒學宗教化的運動與解讀，⁸並不是本文要探討的方向。本文嘗試從外緣的角度，探討孔教活動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發展，及新馬廟宇對祭孔活動“宗教化”的過程，從而瞭解儒學在海外華人社會所呈現的不同特色。

新馬地區的孔教與民間信仰

新加坡是一個現代化城市，但早期的新加坡是從移民社會發展起來的。1819年萊佛士（Sir Stanford Raffles）登陸新加坡的時候，新加坡的人口只有一百五十多人，其中華人只有30人。隨著中國移民的大量南來，華人人口亦直線的上升。1860年的時候，新加坡的華人口從1830年的六千五百多人增加至五萬多人，到1947年華人人口已經有六十九萬。而華人在新加坡總人口中所佔的百分比也不斷提高，1947年的統計，華人在

4 陳煥章〈論孔教是一宗教〉，載陳煥章：《孔教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12，頁3。

5 有關探討，參考幹春松〈從康有為到陳煥章——從孔教會看儒教在近代中國的方展〉，見幹著《儒家、儒教與中國制度資源》，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第二章。

6 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孔教會資料》，中華書局，1974，頁18。

7 見夏良才、黃存林、呂景琳、石芳勤〈孔教會〉，同上書，頁3。

8 這方面的研究，可參考John Makeham, *Lost Soul: Confucianism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Academic Discours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8, Part IV, “Distinguishing Rujiao and Propagating Ruxue”, pp. 261-330.

新加坡的總人口中所佔的百分比已經從1871年的59% 增加至74%。⁹ 當時的華人移民主要來自中國東南沿海一帶，時至今日，新加坡人口約四百萬，華人人口保持在76%，而新移民來源的改變，使華人人口的結構也起了新的變化。

移民社會的背景與殖民地統治的洗禮，使儒學在早期新加坡的歷史發展與中國周邊國家韓國、日本、越南的情況完全不一樣。古代的韓國、日本、越南，儒家思想受到官方的認可，傳統教育以儒學經典為依歸，並通過科舉考試進一步推廣，孔子亦成為了這些國家的士人所景仰的至聖先師，孔廟在異鄉的建立，便是歷史的明證。新加坡的歷史比較短暫，歷史上沒有出現過以科舉或儒家經典取士的片斷，儒學從來沒有受到官方的認可作為國家的意識形態，更不用說孔廟的建立。但十九世紀末，民間曾經出現設學堂、建孔廟的訴求。當時新加坡的華人在邱菽園、林文慶等人的領導下，極力宣揚儒學，提倡孔教，在社會上引起熱烈的響應，有學者稱之為“儒學復興運動”。許多社會領袖和士人提出的振興儒學方案中的，最重要的提議就是要建孔廟和設學堂。建廟是要崇祀孔子，尊儒道；興學是要育才，行儒道。“這樣一個運動，是與中國百日維新時期的尊孔運動緊密相連的，又與中國知識份子關切國運而欲以傳統儒教與西方基督教抗衡的心理有密切的關係。”¹⁰1899年，魏介眉撰〈擬各處華人聯立孔教會章程並序〉，列舉章程二十章七十七則。其〈崇祀三則〉記：

一、崇祀孔子，或建廟庭，雕塑聖像，或設精舍，刻書牌位。視地之大小，人之多寡，才之豐檢而酌為之。

一、凡立牌位，悉遵內地聖廟模式，只書“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八字，以免參差。

一、凡入孔子會者，其家中不得崇祀別神，即如同鄉會館及教讀書塾，概宜改祀孔子，不得仍祀文昌等神，以昭劃一。¹¹

文中提及孔教會的宗旨，說明“要在講實學，開風氣，革舊弊，進文明，欲于大興孔教，以為保種強國之基址”，其政治意圖，仍然是非常明顯的。〈謁聖四則〉中亦特別指出：“華人風俗，每遇朔望日，多往寺院焚香求福；今我聖廟定朔望兩日自己刻為起，亦許會外之人，不論男女，均可以來廟拈香拜聖，惟不得妄燒金紙及許願、演劇、齋醮等事，或可望其以此易彼，並冀其順入講堂聽講也。至於閑常之日，則嚴為禁止，

9 參考麥留芳《方言群認同：早期星馬華人的分類法則》（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5），頁45表3-1；頁52表3-2。

10 參考梁元生《宣尼浮海到南洲：儒家思想與早期新加坡華人社會史料彙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5，頁83。

11 《天南新報》，1899年11月7日。亦見收梁元生《宣尼浮海到南洲：儒家思想與早期新加坡華人社會史料彙編》，頁94。

不許一人入廟燒香，庶有限制而勿同於尋常廟宇也。”¹²孔教會的成立，離不開宗教特性和活動。魏介眉強調教會的首要任務是“傳道”，認為“聖人之道不講久矣。方今中國人人只知有佛，不知有孔子。欲變支那之俗，舍此末由。”他看到基督教和回教的成功，建議傳道的方式可以模仿耶、回：

傳道宜仿耶、回傳教，及近時內地善堂游講諸法。特遣教牧周流四方，無遠弗屆，到處宣明正學，辨析時艱，誘掖人心歸入正道，集資建堂，立成聖會。不拘何色人等，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必如此鼓舞，庶易遍佈全球。¹³

當時這類呼聲雖然在民間日漸增加，但仍沒有具體的行動。一直到1900年3月清朝工部主事邱逢甲以保商事南來，在當地報章發表〈勸星洲閩粵鄉人合建孔子廟及大學堂啓〉文章，才有進一步的發展。邱文指出：

人知西人之強國也，以兵、以商、以工、以農，而不知其事以教、以學。有教則人心一而國體固，有學則國中文明之度日進而日上。西人之治本國勿論，即治屬地，法雖不無其輕重，而固無不興教以誘其愚，設學以開其智者。星洲英屬，鄉人當已習見其設施矣。吾中國有孔教而不知尊，士之所學，已迥非孔教本旨……此國體所以不固，人心所以不固，民智所以不開。以二萬里地四萬萬人之國，所以見弱於人；至旅洋華商亦不得平等看待也。¹⁴

邱逢甲認為如果能夠辦學堂、建孔廟，“亞洲之文明日進，支那之新運將開，吾道其南，將於星洲之建孔廟、開大學堂也，苟之矣。”¹⁵經過邱逢甲的呼籲，在1901至1902年間，各界遂發起募捐運動，冀將建議落實。建孔廟、興學堂的費用龐大，雖然捐款籌得數萬元，包括邱菽園、林志義各捐一萬二千元，黃甫田、陸如佑、林文慶等各捐五千元，但仍然是杯水車薪，加以後來中國內地政治動盪，滿清政府的被推翻，使建議遲遲未能付諸實行。

新加坡的孔教會成立於1914年，初定名為“實得力孔教會”（The Straits Confucian Association），至1949年始改名為南洋孔教會。新加坡孔教會的成立，可以說是二十世紀初當地部分人士呼籲建孔廟、興儒學的熱誠的延續，但與中國內地的政治氣候也有密切的關係。1913年留美廣東高要人陳煥章學成歸國，鑒於國體變更後，中華數千年優良文化之精華及道德標準不為國人所重視而遭摒棄，深為關注，亦深為惋惜。遂發起創立孔教會，以宏揚孔道而正人心，並且具呈向中央政府備案，設孔教總會於北

12 同上，頁100。

13 同上，頁95。

14 《天南新報》，1900年3月27日。梁元生《宣尼浮海到南洲：儒家思想與早期新加坡華人社會史料彙編》，頁106-108。

15 同上，頁108。

京，設分會於各省縣與海外諸埠。流風所播，南洋各地紛紛起而響應。檳城、怡保、麻六甲等處，相繼成立孔教會分會。新加坡則以“實得力孔教會”為名，由發起人新加坡中華總商會董事諸公發出公函，召集各界有道之士會商籌畫而成立，並向本地政府註冊立案。¹⁶當時的宗旨為：

- 一、宣揚及振興孔夫子之教育道德文化；
- 二、贊成萬國和洽太平；
- 三、扶助格致各種學問及善舉。

教會事務，分為禮教、教育、政治方面，〈實得力孔教會章程〉記：

禮教

- 一、訂期宣佈聖道無論休息日方便時均可舉行，舉行處臨時定之
- 二、討論婚禮規定通告劃一進行
- 三、講究簡便，統一葬禮
- 四、編訂喪葬禮節
- 五、創設傳道師範、傳習所或學堂，以講究聖賢經傳正道教育

教育

- 一、預備道德讀本及宣教規則
- 二、倡辦各學校或大學堂或專門學校等類
- 三、刊發無論漢文或他種文字之報類書籍
- 四、設立總議論會、總討論會及遊歷會

政治

- 一、贊助道德勸誡節，欲俾人道之實意
- 二、鼓吹贊成萬國人類太平之意義
- 三、疏通各教，互相遜讓，及聯絡各國各埠各孔教會、道德社會，進行人群普及之友愛
- 四、請政府設法維持禁止凡有阻礙人倫風俗種類各等之弊端¹⁷

1949年改名南洋孔教會以後，章程有所簡化，已經沒有過去在禮教、教育、政治三方面的宏大理想，其〈宗旨〉亦簡化為一條：

本會以宣揚孔子遺教、促進儒家固有道德學術而不參與政治為宗旨。¹⁸

16 參考盛碧珠〈本會簡史〉，《孔聖降生二五四五周年紀念、南洋孔教會成立八十周年紀念雙慶特刊》，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孔教會，1995，頁37。

17 見〈實得力孔教會章程〉，收《孔聖降生二五四五周年紀念、南洋孔教會成立八十周年紀念雙慶特刊》，頁43。

18 見〈南洋孔教會章程〉，收《孔聖降生二五四五周年紀念、南洋孔教會成立八十周年紀念雙慶特刊》，頁45。

可見該會的活動漸漸脫離中國政治的影響。早期的南洋孔教會的成員多為中華總商會商人，與中華總商會關係密切，所以會所亦附設於中華總商會，會員數百人。實得力孔教會時期，第一任會長為潮幫富商廖正興，董事包括林文慶、陳延謙、林秉祥、薛中華、薛院武、黃瑞朝、林竹齋、王會儀、陳仙鐘、林義順、陳德潤、蔡子庸、洪福彰、陳喜亭、謝有祥等人，多屬工商界鉅子和社會名流。其後擔任會長的為李偉南。1949年改名南洋孔教會以後，先後擔任會長的有鄭振文、林慶年、楊纘文、蔡多華、黃奕歡、盛碧珠、胡克濟，其後由郭文龍接任至今。1970年至1984年擔任總務的王梅癡回顧南洋孔教會的活動時說：

近十餘年來為加強宣揚孔教，每年舉行現金獎徵文比賽，應徵者極為踴躍，除新加坡外，馬來西亞、印尼、遠至香港，亦有鴻文巨制寄來，擇其優者，彙為選編付梓，分贈與熱心衛道人士及各文化機構學校。每年定於夏曆八月廿七日慶祝孔誕時，行禮如儀後，由會長及來賓演講及頒給與徵文優勝者獎金，最後宴會，儀式簡單而隆重。¹⁹

前會長盛碧珠亦提到“以往本會由於無固定會所，活動範圍不廣，每年除孔誕舉行慶祝會之外，最持久而富有意義者，莫若徵文比賽。除一九五一年林慶年任會長時舉辦一次外，自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九一年，共舉辦十八次，另舉辦書法比賽一次，參賽者極為踴躍。”²⁰從活動來看，南洋孔教會可以說並不多，每年除了孔誕講座聚餐和徵文比賽，沒有其它較有影響力的活動，“宣教”活動除了學術演講，亦不多見。這與孔教會缺乏資金、沒有固定會所，會員人數凋零有關係。孔教會成立之初，會長及成員都是富商名流，使教會的活動有一定的社會地位，推動活動的聲勢也比較大。後來因為缺乏商界名流的參與和支持，發展就每況愈下，自盛碧珠接任會長以來，便為籌建孔聖堂作為永久會所而發動募捐，計畫中的孔聖堂有會議廳、講堂、活動中心及圖書館。但因籌款情況並不理想，建孔聖堂的計畫始終無法落實。徐李穎在探討南洋孔教會的論文中指出：雖然實得力孔教會一開始就以祭拜孔子和使用孔曆表明了它的宗教性，但儒教和民間宗教還是有很大區別的。他們反對燒香燒紙等具有迷信色彩的宗教儀式，只保留與孝有關的禮節和習俗，重視教育，主張以文化活動取代鬼魂拜祭等。她的觀察認為：

現在，處於經濟困境中的南洋孔教會不得不顛覆早期的主張，走下聖壇，邁入神壇。南洋孔教會向民間宗教的靠攏已成了不可阻擋的趨勢。從實得力孔教會到南洋孔教會，這段曲折歷史反映了在缺少國家制度依存的現實情況下，孔教會既不能走政治的道路，也無法走學術的道路，在尷尬的夾縫中，孔教會不得不選擇走

19 王梅癡〈新加坡南洋孔教會簡史〉，見《西元一九七八年歲次戊午南洋孔教會聖誕紀念徵文比賽選編》，新加坡：南洋孔教會出版，1978，頁48。

20 盛碧珠〈本會簡史〉，《孔聖降生二五四五周年紀念、南洋孔教會成立八十周年紀念雙慶特刊》，頁41。

民間宗教的道路，將孔教改造為民間宗教的一種，以滿足民眾的現實功利性來維持自己的生存。²¹

從實得力孔教會與南洋孔教會的發展來看，看不出他們“走下聖壇、邁入神壇”，將孔教改造為民間宗教的趨勢。反之，從十九世紀末倡議興建孔廟到實得力孔教會的成立，再到發展為南洋孔教會，其“宗教”色彩越來越淡薄，追求道德提升，學術成分卻越來越明顯。不管是1949年以前或是以後的章程，都看不出有正統宗教的排他或民間宗教的相容的特色。而且，近年來擴大董事部的人數，吸納大學退休的教授和研究儒學的專家加入，又與南洋理工大學孔子學院和新加坡現代管理協會聯合舉辦“獅城大講堂”，都反映出他們希望走普及學術的路線，南洋孔教會成為民間宗教的情況並不存在。相反地，我們更加懷疑，孔教會的“教”，在新加坡的發展情況來看，是否包含有“宗教”的色彩。10月15日南洋孔教會慶祝孔子2560周年誕辰，會長郭文龍宣佈成立孔子基金會，以贊助儒家講座和中華歷史文化課程。郭文龍並明確表示：“（儒家）不是一個宗教，而是一門道德倫理學說。因此，儒家學說不僅不會對宗教和諧造成威脅，反而能促使人們更加容忍並接納其他信仰的人群。”²²更可以證明以上的觀察，反映目前新加坡南洋孔教會的實況。

孔教在馬來西亞的發展，與新加坡的情況甚為相似。²³教務的沒落，很早已經見其端倪。沈慕羽憶述馬來西亞孔教會元老楊紫沉、廖新興邀請他接手會務說：

孔教會成立於戰前，當時領導者都是社會名流，現在人心不古，國內又批孔，一般大多數迎新棄舊，導致孔教會的會務日漸衰微，眼看一個代表中華文化的結構沒落！你是教師會的主席，孔子是萬世師表，為了維護孔子的尊嚴，我們懇切請你接辦孔教會。²⁴

儒家的宗教化在孔教會的發展來看，可說是朝反方向發展，其宗教性越來越不明顯，甚至有擺脫宗教性質的情況。但在民間的廟宇，祭孔活動卻發展得如火如荼。

民間教派供奉孔子的，在新加坡並不少見，包括立德傳心堂、南洋聖教會、德教會、一貫道、三一教等。它們是屬於三教合一或多教合一的宗教組織，孔子為它們供奉的眾多神祇之一，在中國發源的時候，已經是如此。但因為它們沒有特別安排祭孔的活動，也沒有信眾為了孔誕祭孔，特別跑到它們的廟宇，所以在本地並未引起太大的關注。反之，新加坡一些道教廟與近年所舉辦的祭孔活動，吸引數以千計的群眾，是特別

21 徐李穎〈從花果飄零到香火鼎盛——新加坡儒教在民間的三種模式〉，載蘇慶華主編《馬來亞大學中文系創系四十周年紀念專號學術論文集（第七集）》（吉隆坡：馬來亞大學中文系，2005年9月），頁261—286。

22 見《聯合早報》2009年10月17日報導。

23 參考〈全國碩果僅存儒家組織，孔教會蛻變學術機構〉，《南洋商報》（馬六甲版），2001年8月6日。

24 陸庭喻編〈我與孔教會〉，《沈慕羽言論集》，上，頁274。

值得注意的現象。

新加坡的華人移民主要來自中國的廣東省和福建省，其中又以來自城郊及鄉村地區者居多。他們在移民的過程中不僅開始在新加坡的新生活並適應當地環境的需要，同時也將道教信仰帶到新加坡，使道教信仰得以跨國越界，在中國以外的地區發展、傳播。新加坡早期的華人移民是所謂的“過藩客”，他們仍視中國家鄉為依歸，只把新加坡看成是謀求生計的中途站，並不把新加坡當成是個落地生根的地方。這些移民隻身到新加坡討生活，家眷仍在中國家鄉，他們便想通過地方神祇的地域性特徵傳達對家人的祝福與思念。在他們的心目中，家鄉的神也是唯一同時可以給與他們身居異地的客工和家鄉的家人提供庇佑的神靈。

海外的華人家庭常常有儒、釋、道分不清的問題，這種情況在新加坡尤為明顯，往往為人口普查帶來許多爭議，信徒的正確人數是每次人口普查面對最多質疑的地方。本地的道教信仰有濃厚的地方色彩。大部分的廟宇供奉的主神為地方神祇，與中國的傳統道教宮觀有顯著的差異。如中國的道教宮觀一般沒有孔子殿或祭孔儀式，道教信仰中觀功名祿位的是文昌帝君，但在新加坡，民間認識文昌的人並不多，而孔子常在道德倫理的教材中出現，是學生熟識的歷史人物，新加坡不少佛教或道教廟宇都可以看到孔子的神像，有三教合一的特色，甚至有不少廟宇每年都舉辦祭孔儀式，吸引數以千計的信徒，成為中國宗教及道教傳到海外的新的文化內涵。其中韭菜芭城隍廟三清宮和三巴旺財神廟每年的祭孔活動，規模較大，可以作為個案探討。

韭菜芭城隍廟三清宮的祭孔

韭菜芭城隍廟供奉“清溪顯佑伯主”，源自中國福建省安溪縣城隍廟。韭菜芭城隍廟的城隍神為福建安溪主神“清溪顯佑伯主”的第五副身。1918年間隨福建安溪移民落戶新加坡，最早安奉在克立芝路（Craig Road）的戲館內。其後又搬遷到“鳳梨山”的天公壇（今為翡瓏山路海星中學附近）。1938年太平洋戰爭期間，鳳梨山為英軍兵營基地，安溪族群及其供奉的顯佑伯主廟均受影響，被遷移到羅弄韭菜（Lorong Koo Chye），俗稱“韭菜芭”，新廟遂在該地重建，韭菜芭城隍廟的名稱遂沿用至今。1978年，韭菜芭城隍廟的羅弄韭菜地段將被政府收回，必須搬遷或拆除。經多次磋商，選定位於巴耶利峇（Paya Lebar）區阿魯甘姆路（Arumugam Road）的一塊劃定地皮。至1988年新廟建築工程完成，舉行諸神升座開光儀式。²⁵

韭菜芭城隍廟是本地香火最盛的道教廟宇之一，每年演出超過100場酬神戲。尤以慶祝清溪顯佑伯主神誕，往往連演30天歌仔戲，邀請中國、臺灣及本地的戲班演出。因為香火旺盛，2003年耗資2000萬元在新加坡勿洛北興建韭菜芭城隍廟附屬的清宮，並設

25 有關歷史，參考徐李穎《九十春秋：新加坡韭菜芭城隍廟史記》（新加坡：新加坡韭菜芭城隍廟聯誼會，2007年），頁2-14。

懷恩堂提供存放骨灰塔服務。本來三清為道教最高神祇，級別原在城隍之上，但因為本地的廟宇多供奉地方神祇為主神，才會出現城隍廟附屬的三清宮的情況。

三清宮內設有“孔子殿”，2004年開始每年農曆八月廿七日舉行慶祝孔聖先師誕辰活動，吸引二、三千名家長帶著子女出席。三清宮也是新加坡唯一不僅供奉孔子，同時也把亞聖孟子和孔門的七十二賢人列入仙班的廟宇。祭孔儀式的重點是由道長為學生誦經祈福，祈求他們能在來臨的考試中“金榜題名”。道長也會為每名出席的學生用朱砂筆“點睛”，象徵開啓智慧。三清宮的“祭孔聖儀式”由住觀道長主持，儀式開始時的文告：

伏以

龍飛鳳舞會風雲 麟吐金書出玉文

前有三千徒弟子 後有七十二賢人

具職與臨壇眾等同誠上啟 山東袁州府、曲阜縣，至聖先師孔氏父子、聖夫人閭范淑人、聖祖父孔老儒士、聖父鄒邑大夫、聖母顏氏儀德太君，合部眷屬。文子之祖，倉頡先師，孟子夫子，文昌梓潼帝君，執門點度，魁罡星君。周遊列國，從游弟子，三千名士，身通六藝，七十二賢人。造紙蔡倫先師，造筆蒙恬先生，造墨居默先生，前傳後學一切聖師，會同本廟寅奉神祇師尊官將，太歲城隍地主。

臣聞：三才肇判，而天地不居其功；一中成傳，而聖人代宣其蘊。行道之聖，得位以綏猷。明道之聖，立言以垂憲。此正學所以常明，人心所以不泯。粵稽往緒，仰溯前徵。堯舜之在時，達而在上，兼君師之寄，為行道之聖人。孔子不得位，窮而在下，秉刪述之權，作明道之賢人。行道者，勳業炳於一朝；明道者，教思周乎萬世。堯舜文武之後，不有孔子，則學術紛紜，仁義湮塞。夫子文章之後，又出孟子，然文藝並參，道德同興。後人欲探古聖先賢之心法，作為治國齊家之準繩，奚所取衷焉，然則夫子之為萬古一人也。弟子XXX身棲聖域，志慕仁風。伏願 學著五車，暫曲離于東魯；才創一石，冀少駐於獅城。俯格精誠以昭靈貺。臣不勝翹首望思之至。謹當迎請夫子下祭壇

一為祭祀降吉祥

香花燈燭遍莊嚴 隨所住處常安樂

寶座臨金殿 毫光照玉軒

萬聖朝聖所 飛駕躡雲端

眾學生于孔聖前就位

鳴鐘三通

鳴鼓三通

東邊發炮

西邊奏樂

眾學生向孔氏父子跪

三上香

三獻花

三獻茶

三獻酒

酒獻夫子，宣讀祭文。（止樂，讀祭文。讀祭文畢，奏樂）

三叩首 升

恭請孔氏夫子恩光加護 為學生開啟智慧

祭祀禮成 學業進步 金榜題名



祭孔儀式中象徵金榜題名的學生

主持祭孔儀式的道長黃信成表示，祭孔有兩場法會，誕辰的前一天先做“祝壽科儀”，當天則有“慶賀科儀”。因孔子在道教歷史中沒有任何封號，所以還是以古代官方頒賜的“大成至聖先師”為根據。祭祀儀式有國祭的內涵，但宗教化比較濃，唱、念、或所用的法器，都是道教的。祭祀沒有用傳統官方祭孔時的三牲，這與黃道長的全真派背景有關，故祭祀只用香、花、燈、水、果等五供，代表五行、五色。祭祀進行時，道長所宣讀之祭文內容為：

時維

天運癸未年農曆八月下浣之廿五日

新加坡共和國勿洛北四道三清宮孔子殿居住奉

道虔修慶祝孔子誕辰祭祀祈福 為學生開啟智慧 學業進步 金榜題名事

弟子 敬以香楮之儀致祭於

先聖孔氏夫子 台前 而祝詞曰

太上降周 著度劫超生之道德

先生出魯 作齊家治國之春秋 典與妙言 名聞數百 連篇累牘 佳作
萬千 惟今之一人 自古無二者 周遊列國 後有七十二賢人 卒居杏壇
前有三千徒弟子 教傳萬世 名垂千秋 位居清高 無高官厚祿之受 德
貫無上 有濟世救民之心 詞流三峽水 直諫暴君之荒淫 筆下掃千軍
橫誅讒臣之罪惡 弟子 冰生於水 如坐春風之中 青出於藍 仰沾時雨
之化 五鳳樓手 喜今後獨佔鰲頭 七步奇才 看來朝名魁虎榜 遊泮采
芹 龍門點額 釋褐得雋 雁塔題名 智慧聰明 學業進步 敬獻一芹
用表三雅 伏惟

尚饗



道長用朱砂筆為學生開智慧眼

三清宮的祭孔儀式中有“恭請孔氏夫子恩光加護，為學生開啓智慧”。為神明“開光”、為生人“加持”，本來就是道教的一貫做法。儒家祭孔本來沒有用朱砂筆啓開智慧的儀式。數月前新加坡《聯合早報》轉載中新社的圖片，中國河南鄭州有小學老師用朱砂筆點在小一入學的新生在印堂上，稱為“朱砂啓智開筆禮”，報導說：“河南鄭州二七區苗圃小學的老師正在對剛入學的小一新學生‘朱砂啓智’，用朱砂點開智慧之門。130余名小朋友們昨天舉行了別開生面的‘開筆禮’儀式。‘開筆禮’意味著六年小學生涯的開始，從此邁開人生的第一步。”²⁶開筆禮雖然普遍見於傳統的華文小學，帶有濃厚的儒家色彩，但其過程只是小學生在入學的第一天，向孔子像叩首以後，由教師執手用毛筆書臨摹《三字經》，作為開學的儀式，但其過程並沒有用朱砂筆，也沒有“開智慧”的做法。朱砂筆開智慧的做法，大概是受佛教或道教的影響。宗教上以朱砂開眼，需要一定的法力，三清宮的道長在祭孔時為學生開智慧需要“默運”的內在修煉過程，口念密咒，加持在朱砂筆上才能進行，小學教師依樣畫葫蘆，只可以說得其形似，無其實質意義。

26 見新加坡《聯合早報》，2009年8月29日。

三巴旺財神廟的祭孔

三巴旺財神廟位於新加坡北部的海軍部街（Admiralty Street），以供奉財神為主神。三巴旺財神廟建於1998年，當時信眾從中國請來財神爺及香火，遂建廟以供奉。目前的廟址是2006年建成，廟內擁有三層樓高號稱世界最大的財神立像。因廟址靠近住宅區，平時香火旺盛，為方便善信前去拜祭，三巴旺財神廟每天開放18小時，從早上6時到午夜12時。²⁷凡遇到重要慶典如接財神、拜太歲，廟宇往往人山人海，出席善信數以千計。

數年前，為了迎合善信的要求，廟中安置和供奉孔子，有八尺孔子先師金身，與文昌帝君同置於觀音殿的兩旁。近年三巴旺財神廟為慶祝孔子先師誕辰，每年孔誕舉行拜孔子儀式，其儀式分四個步驟：

儀式一：向財神爺致敬

由資深道長帶領，參加祭拜儀式的學生及人士，在財神廟大殿向財神爺致敬，誦經祈福。

儀式二：為“十二生肖金榜提名金牌”開光

財神廟備有十二生肖金榜提名金牌，金牌上印有不同生肖圖像，信眾各依個人生肖購買。道長為寫上個人姓名的金榜提名金牌開光，開光後的金牌將隨身攜帶，祈求學業或事業進步，金榜提名。

儀式三：點朱砂，開智慧

由資深道長為善信在額頭點朱砂，象徵開啓智慧。廟內又售賣“孔子智慧燈”，由道長開光，在考試期間點燃，象徵傳承智慧，照亮前程，祈求頭腦聰明，讀書或事業再創高峰。

儀式四：拜孔子，祈求學業進步

由道長帶領在觀音殿孔子像前參拜，並為學生將金榜提名牌掛在孔子先師金身上。掛牌將在廟內供奉一年，祈求學業進步、事業順利。

三巴旺財神廟對於來祭孔的信眾，提供售賣“拜孔子儀式供品”一套，包括“學業真經”金紙一盒、“金榜題名”掛牌一面、24K鍍金“十二生肖金榜題名符”一個、原子筆一隻。

27 有關三巴旺財神廟的介紹，可參考新明日報叢書《新加坡廟宇文化》，新加坡：焦點出版有限公司出版，2005，頁104-107。

“學業真經”金紙盒由三巴旺財神廟特別訂制，盒面印有孔子神像，盒內印有“學業真經符”和供信眾回家後在考試前焚燒的金銀紙。其“學業真經符”題“奉孔子先師敕令—令行山嶽動、符到鬼神欽；聰明大進，智竅洪開”字樣。盒內的〈使用方法〉說：

燒化前；恭請孔子先師駕臨。賜下智慧，學業進步，事業有成，吉星高照，鵬程萬里。各類考試考核，提幹選拔、求職應聘皆能順利通過，名列前茅。地址：XXX 信士、信女XXX暨閨家人等叩首拜謝。天運X年X月X日。

連同金銀紙、接引貴人符等一起燒化的，尚有〈孔子公表文〉一份，內容說：

伏維日吉時良，天地開張，立地焚香，焚化《學業經》 誠心叩拜 今有善男信女
XXX 生肖、歲XXX 地址、寶號：XXX 虔誠祈求 孔子先師 賜下智慧 通古博
今 學業進步 事業有成 吉星高照 鵬程萬里 各類考試考核 提幹選拔 求
職應聘皆能順利通過 名列前茅 鶴立雞群。謹具牒以上聞。天運X 年X月X日叩
恩

符紙、表文燒化後留下的“學業真經”盒子，還有別的用途。學生可以在考試前將考試的書本放入真經盒內，可以保佑考試時頭腦精明、得心應手。

“十二生肖金榜題名”金牌有兩面。正面印有至聖先師孔子像，背面印有“金榜題名符”一道及有關生肖圖。有關 “金榜題名符”的由來，其介紹說：“相傳是發生在中國明朝末年的一個故事，故事說有一書生寒窗苦讀數載，在進京赴考途中，盤纏用盡，窮困潦倒，後得一道士相助，臨別時又贈給他一道靈符；不久，書生果然高中狀元，從此這個故事和這道符就在民間流傳開來。”²⁸



拜祭孔子用的《學業真經》

28 見《聯合早報》，2009年9月27日三巴旺財神廟刊登“慶祝孔子先師誕辰”廣告。

除了以上物品，財神廟還有售賣“孔子智慧燈”。登臺貼有孔子像，善信可在上面寫上姓名，考試當天可在家中點燃，祈求傳承智慧、照亮前程。廟裡有專人講解如何拜孔子，而祭孔儀式則由道長主持。在三巴旺財神廟負責法師的主要為廣東幫道士，2008年10月4日在廟中所見，支持拜孔子的是廣幫正一 道士李亮成（道號：玄靜）、莫錦和（道號：顯慧）和簡充安（道號：顯棟）。祭孔時誦讀經文分別為：

《呂祖贊》

《玉皇心印妙經》

《玉帝寶誥》

《文昌寶誥》

他們表示沒有特別用在祭孔的經文，雖然他們曾經聽說有《文宣王寶誥》，所以對於考試來說，還是以《文昌寶誥》為根據。除了在祭孔的儀式有差異外，三巴旺財神廟與韭菜芭城隍廟三清宮的祭孔較顯著的分別，是他們的祭孔仍保留本地方言道士的特色，誦經都是以廣府話進行。

作為民間信仰的儒教

傳統孔廟祭祀大成至聖先師孔子的典禮，稱為“釋奠禮”。“釋奠禮”包括音樂、舞蹈、呈獻祭品的儀式，以示對孔子的崇敬。釋奠禮中有“迎神”和“送神”的環節，董金裕為臺北孔廟管理委員會撰寫的《至聖先師孔子釋奠解說》一書中對“迎神”部分，有如下的說明：

由樂生先擊鼓三通，樂長高唱“樂奏咸和之曲”……樂聲開始後，由禮生四人提雙燈、雙爐做前導，另外有禮生六人持雙斧、雙鉞、扇、繖隨行在後，排列成東西兩行，依序走進儀門及櫺星門的側門，到門外會合，迎接孔子神靈，然後並列而行，改由櫺星門及儀門的中門進入大成殿。在迎神禮生進入儀門時，通贊高唱“全體肅立”，所有參禮的人都面向大成門，以誠敬心情迎接孔子神靈降臨。²⁹

雖然編者在解說後加了說明，指出“按迎神並非真的有神靈降臨，而是為了滿足生者對死者的懷念尊敬心情，所設想出來的一種儀式”³⁰。但是，作為一種儀式，傳授者（transmitter）和受眾（receiver）之間的理解不一定一致的。這種認知，也可以用來解釋新加坡的父母帶孩子參與道教廟宇的祭孔儀式的現象。

儒家提出的道德人格和生活規範，雖然說始于個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29 董金裕《至聖先師孔子釋奠解說》，臺北：臺北市孔廟管理委員會，2005，頁17-18。

30 同上，頁20。

皆從“本”開始，但學說的推廣與傳承，需要群眾的支援和受眾才能夠落實。在古代，儒家可以借助政治的力量，通過科舉考試，在社會上廣泛推行。但在近代，沒有官方的推波助瀾，沒有政治的力量，儒家的命運就只能夠建構在社會大眾的迴響和接受程度。講的人和聽的人、推行的人和接受的人，是否有共識，決定了儒學發展的形態。從受眾的角度來看，儒學在新加坡的傳承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模式。配合中、港、台的讀經熱，新加坡有不少學校及團體開辦讀經班，甚至教導小孩誦讀《三字經》、《弟子規》，而且人數日見增加，這種民間的力量，比起十多年前新加坡政府推行儒家倫理教育，更為積極和真誠。但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民間接受儒家的另一種方式：數以千計的父母和學生，每年在孔誕期間到廟宇參與祭孔儀式，在他們的心目中，孔子已經取代了文昌帝君，成為了保佑考試順利的神靈。

黃進興從比較宗教的視野，探討“儒家”或“儒教”可否視作一個宗教體系時，認為“宗教”一詞固為晚出，甚或挪借自日譯，其概念卻是與時俱進的，換言之，“宗教”是自然開展的概念（evolving concept）與現象，在時空上並非執一不變。他進一步提出了發人深思的觀察：

為了適應西方強勢宗教文化的衝擊，非西方人士動輒以西式宗教為模型，來省視固有的宗教，其結果往往是方枘鑿圓，格格不入。類似窘狀同樣發生在清末民初攸關儒教的爭辯之中。職是之故，以某一特定宗教為基礎所建立的實質宗教定義，即難一體適用於其它宗教。新教神學家田力克（Paul Tillich, 1886-1965）之所以改采形式主義——“終極關懷”（ultimate concern）以認取普世宗教（universal religions），恐亦出於此一顧慮。³¹

儒學有沒有成為“國教”，這關係過去儒學的特性和古代政府如何推動儒學的問題，所牽涉的是從上而下的政策問題。但儒學的發展有另一股從下而生的力量，新加坡廟宇所反映的，可以說是“民間儒教”或“大眾儒教”的形式，面對數以千計的信眾，對儒學在現代社會的發展來說，爭論儒學是不是宗教的學術問題，似乎已經無關重要，對童子婦孺來說，孔子是法力無邊的神靈、儒家是有求必應的宗教。

31 黃進興《聖賢與聖徒：歷史與宗教論文集》，頁85。有關討論，尚可參考黃進興的新作〈解開孔廟祭典的符碼——兼論其宗教性〉，見田浩(Hoyt Tillman)編《文化與歷史的追索：余英時教授八秩壽慶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頁535-558。